

四  
3/13

証

# 罪证

刘捷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证/刘捷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1  
ISBN 7-5006-3752-7

I. 罪…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7197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16 印张 410 千字

2000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2000 年 3 月南京第 5 次印刷

印数:33001-36000 定价:24.00 元

## 故事梗概

少女许丽雯高考落榜，爱情触礁，悲观失望投江轻生，被中鑫集团董事长罗培石救起。罗有一个显赫而令人羡慕的家庭，岳父是副省长，妻子是中心医院有名的大夫，女儿刚上大学，加之本人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可谓典型的成功者；而许虽出身贫寒，却是出奇的漂亮艳丽；于是二人陷入情网。许丽雯开始只想得到爱情，可是随着感情的发展，她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对方了，罗培石则非常喜爱这个美丽的小情人，可并不想为此毁掉家庭，葬送前程。许丽雯怀孕了，她以此逼迫罗离婚，遭拒绝后，便决定找到罗妻袒露一切。为掩盖丑闻，罗一念之差将许杀死。许母意外发现杀死女儿的凶手竟是自己二十年前的恋人，找到罗培石问明究竟，不料与罗争执中遭遇车祸，被送往中心医院，在抢救过程中神秘死亡……

面对扑朔迷离、动人心魄的案件，年轻的刑警们以非凡的智慧和胆魄，从仅有的一点点线索入手，层层深入，克服重重阻力，付出惨重代价，终于查明真相，以如山铁证，使罪犯一一受到应有惩罚。

这是一个由婚外恋而引发的爱情悲剧。

这是一部精彩出色的侦探小说。

傍晚时分起了风，厚重的乌云在天空中堆积，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中鑫集团大厦坐落在繁华的商业中心。董事长兼总经理办公室静谧而凉爽，透过宽敞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周围林立的高楼大厦群。

罗培石正在签署文件。

陶梓榆又递上一份：“这是扩建灵山湾港口的投资计划，张经理请你尽快批复。”

罗培石摆一下手：“放在桌上，我明天再看！”把签好的文件递给她。

“陈经理让我转告你，海翔公司总经理今晚在萃华楼请客，请你务必出席——”

“今晚所有的应酬都推掉！”

大班台上的电话铃响。

罗培石抓起话筒：“喂？”

“姐夫，你怎么还没走啊？”电话里传来林寒棋的声音。

“我刚开完董事会，这就走！”

“妈让我告诉你，一定和姐姐一起回来，等你们一起吃饭。”

罗培石抬腕看表：“放心，我马上去医院接她！”放下电话，对陶梓榆说：“明天下午我岳父岳母出国探亲，今晚我无论如何

得陪陪他们！”

陶梓榆“哦”了一声，动手帮他收拾桌上的东西。“你赶快走吧，这儿我来收拾。”从桌上拿起车钥匙递给他，“要下雨了，开车当心。”

罗培石接过车钥匙，说：“什么时候抽出空儿来，我陪你去挑件首饰。”

陶梓榆牵唇一笑：“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顾得上我？赶快走吧，要不林医生该等着急了。”

罗培石接过她递来的皮包，匆匆走出办公室。

陶梓榆站在落地窗前向下俯视，那辆黑色的奔驰 320 轿车驶出大门。

中心医院妇产科候诊室门外的长椅上坐着腹部或大或小的孕妇。有的由先生陪着聊天，有的相互问着彼此几个月身孕了。

靠窗口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独自闷坐了好长时间，始终未与任何人交谈，目光一直注视着专家诊室里的女医生。

渐渐地，走廊里的人走空了。

护士走到女孩面前，问：“你看病吗？”

女孩踌躇地将挂号单递过去：“我想看林医生，林寒彬医生。”

“你叫什么名字？”护士问。

“许丽雯。”女孩递上新买的门诊病历。

护士将挂号单别在病历上，递给她：“去吧，专家诊室。”

许丽雯捏紧皮包，走进专家诊室。

身后传来护士的声音：“脸蛋长得蛮漂亮，脑袋像木瓜。我喊了半天 12 号，她愣是没反应。”

专家诊室里，身穿白大褂的林寒彬把填写好的病历装入案卷里。

许丽雯站在桌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注着这张美丽的脸庞。  
林寒彬抬起头，接过许丽雯手中的病历，温和地说：“坐吧。”

许丽雯在她对面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

林寒彬翻开病历，问：“你有什么问题吗？”

许丽雯踌躇地：“我……我只是想来看——”她收住口，咽下了“看看你”这后半句。

“你今年多大了？”林寒彬问。

“十九。”

“哪里不舒服？”

许丽雯迟疑着：“我……”

林寒彬敏感地问：“遇到麻烦了？”

“我怀孕了。”

“做过检查了？”

“嗯。”

“几个月了？”

“三个月。”

“你结婚了吗？”

许丽雯摇摇头。

“他是做什么的？”

许丽雯垂下眼帘：“他有家。”

林寒彬眼中闪过一抹意外：“你这么年轻，怎么会？……”

“我喜欢他！”

林寒彬为她的坦率惊讶，凝视她几秒钟，问：“他对你是真心的吗？”

许丽雯的嘴唇翕动两下，欲言又止。

“所以你决定来做手术？”

“林医生！”许丽雯一把攥住她的手腕，白皙的面庞因激动而发红，“求您帮帮我！只有您帮得了我！”

林寒彬点一下头，同情地说：“时间拖长了对身体伤害很大——”

这时，护士长推开门冲进来：“林主任，急诊室打来电话，一个私自流产的女孩大出血！”

林寒彬从椅子上跳起来，绕过许丽雯，边走边问：“人在哪里？”

“刚抬进来，送急救室去了！”

林寒彬匆匆走到门外，又转身对许丽雯丢下一句：“明天你再再来一趟，我们好好谈谈！”不等许丽雯回应，她跟在护士长身后冲了出去，直奔急救室。

许丽雯起身追出去：“媛媛！”

这时，罗培石推开了妇产科的大门，迎面碰上走过来的年轻女护士，笑着打招呼：“杨护士！”

杨护士停住脚步：“哟，罗总，你来接林主任了？”

罗培石面带微笑：“她在吗？”

“这可太不巧了，刚才送来一个急诊，林主任上手术台了，一时半会儿恐怕下不来吧。”

“得多长时间？”罗培石问。

“说不好。”

罗培石抬腕看一下表，说：“我先出去买点东西，待会儿再来接她。”转身走出两步，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真不愧是模范丈夫哦。”

罗培石闻声侧目，整个人就怔住了：“你？！”

“我来拜访你夫人。”许丽雯走过来。

罗培石微怔一下，眼里跳出怒意：“谁让你到这儿来的？”

许丽雯昂起下巴，黑亮的大眼睛对着他忽闪：“我说得出做得到！”

罗培石迅速环视四周，低抑地吐出一个字：“走！”径自趑趄转身朝门外走去。



许丽雯跟在他的身后走了出去。

妇产科手术室。一件件消过毒的手术器械井井有条地摆放在手术台上。

无影灯下，手术衣帽严密裹身的林寒彬正在全力抢救病人，大口罩遮住了她的面颊，只露出那双美丽的大眼睛。

护士长在患者身上罩上手术单，露出腹部。

林寒彬伸出一只手，护士长递过一把镊子，镊子头上是一大团蘸有棕色溶液的棉球。林寒彬动手在患者腹部涂出手术部位。

电话铃响。麻醉师走过去拿起话筒：“喂？”随即望向林寒彬：“林主任，你的电话！”

林寒彬目不旁视：“问他是哪里。”

麻醉师问了一句，回复道：“你妹妹。”

“告诉她我正在做手术，让他们别等我！”林寒彬说着，接过护士递来的手术刀，在患者腹部切下刀口。

林副省长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在儿女的劝说下，他决定明天下午携老伴去美国探望在那里工作生活的大儿子。此刻，他正坐在沙发上，与二女婿郭淮扬一边看着电视新闻，一边谈论着什么。

餐厅里，林母腰间系着围裙，望着一桌子丰盛的菜肴叹气：“说好了今天都回来吃晚饭的，可到这会儿了，一个个连人影也见不到。”

林寒棋走进来，说：“妈，我姐今晚是回不来了。我打电话问过医院了，临时有个急诊手术。”

“就算寒彬回不来，那培石呢？嘉宁和永坤怎么也不回来了？”林母抬起头问。

“永坤和嘉宁今晚跟同学聚会。永坤明天就要走了，总要告别一下吧。”林寒棋在母亲身边坐下，“姐夫也真是的，下班前我

还打电话提醒他，他明明答应了去医院接姐姐回来嘛。”

林母轻哼一声：“寒彬没接回来，他却连人影都不见了！”

林寒棋起身冲客厅喊道：“淮扬，你再打电话找找姐夫！”

片刻工夫，郭淮扬走进来，“我又给培石的单位和永安公寓打过电话了，哪儿也找不到他。”

“打他的手机呀！”

“手机也没人接。”

郊外江边。江水发出黑黝黝的波光。岸边大树下停着一辆黑色轿车。

驾驶席上的手机发出清脆的蜂鸣。汽车里空无一人。

电闪雷鸣中，深及胸际的树丛里露出一张男人的脸。

一双猥亵的眼睛，盯视着十几米外的沙滩上——

风雨中，一男一女两个身影。

借着闪电的光影，只见罗培石攥住许丽雯的手臂，恼怒地斥问道：“你对她说了什么？！”

许丽雯迎视着他的目光：“她有权知道的一切！”

“啪”，罗培石挥起一掌掴在她的脸上，“谁让你告诉她的？！我答应给你想要的一切，你为什么还要去找她？！”

许丽雯一只手捂着脸颊，被他的暴怒吓住了。

“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罗培石狂怒地吼道，“你非要逼得我身败名裂一无所有才甘心吗？！”

许丽雯瞪大眼睛，定定地望着他。她不相信这就是那个口口声声要给她幸福，与她柔情蜜意长相厮守的男人。

罗培石双手捧住头，哑声悲嚎：“我完了！我完了！”

他颓丧绝望的神情和卑屈畏怯的语气使许丽雯内心绞痛，就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冰窖里，浑身发冷。她微张着嘴，颤抖的嘴唇发不出声音。好一会儿，她才悲不自禁地吐出一句话：“培石，我没有……告诉她！”

“你说什么?!”罗培石倏然抬头。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她就去抢救病人了。”许丽雯伸出双手圈住他的腰，把头俯在他的胸前，凄苦无助地问，“你就那么怕她吗?”

“我不能离开她。”

“可我有了你的孩子!”

“你不能用这孩子胁迫我。”罗培石将她揽进怀里，“雯雯，我给不了你婚姻。我不能抛弃现在的一切跟你走。”

“可你答应过我，给我想要的一切!”

罗培石点点头：“我会满足你的要求。”

“我要你，要我们的孩子!”

“你趁早死了这份心!”

“我要生下这孩子!”

罗培石恼火地吼：“别胡闹!”

远处传来两声狗叫。

树丛里的男人不情愿地站起身，悄然离开了江边。

一道撕破长空的闪电，拖起一串骤响的霹雳。

站在沙滩上的罗培石和许丽雯同时骇然一震。

许丽雯把头偎在他的胸前：“求求你，让我生下这个孩子吧!”

罗培石决绝地摇头：“不行!”

“我自己生下他，不要你负任何责任。”许丽雯苦苦哀求。

“我说不行就不行!”罗培石恼火地推开她。

许丽雯瞪着那对美丽的大眼睛，悲愤交加地喊道：“你是个无情无信的冷血动物!你滚吧，滚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她绝望地凝视他几秒钟，怒意自胸中升起，“我现在不在乎你会怎么样了，我只要我的孩子!”说完一甩头，转身朝江岸走去。

罗培石愣怔一下，紧追过去。他一把拽住她：“雯雯!不许

胡来!”

许丽雯用力挣脱他的掌握，昂着头朝前疾走。

江风鼓起了她的裙子，吹乱了她的发丝，雨水混合着泪水在她的脸上进流。罗培石追上去，捉住她的手臂：“站住!”

许丽雯用力摔开他，加快脚步，几乎在奔跑。突然，一块石头绊倒了她。

罗培石冲上去，将她拽起来：“听话，雯雯!”

许丽雯眼神悲哀，声音绝望：“我终于看清了你，罗培石! 你是个骗子，你只会空口许愿——”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罗培石恼怒地吼道，“我告诉过你我不能给你婚姻!”

“让你的婚姻见鬼去吧! 我现在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许丽雯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她狂怒地喊道，“我只要我的孩子! 我自己把他养大!” 说完，她掉头就走。

罗培石攥住她的手臂，怒声吼道：“你不要逼我，雯雯!”

“滚开!” 许丽雯用力摔脱他的掌握。

此时，盘桓在罗培石脑海深处的罪恶念头被她的愤怒抗拒刺激而萌发。他一只手臂将她的身子紧紧箍在自己胸前，另一只手从地上抄起一块石头。

许丽雯拼命挣扎：“放开我!”

罗培石举起石头砸向她的后脑。

“啊!” 许丽雯发出凄厉的惨叫，用尽最后的气力拼命呼喊，“罗培石杀人了!”

石头砸得更狠更猛了。

许丽雯的眼睛瞪得老大，身体抽搐着，痉挛着……终于，她瘫倒在他的脚下。

血水混合着雨水流淌在沙滩上。

许丽雯不再挣扎，不再抽搐，脸上是凝结了的痛苦表情。

罗培石丢掉手中的石块，弯腰俯下身子，“别怪我，雯雯，

是你逼我干的!”他伸手合上她的眼睛，然后拽起尸体，拖向江边。

风雨中的江水翻腾着浪花，卷走了尸体。

又是一道闪电，一声炸雷，……

罗培石跪倒在雨地里，双手捧住头，仰天悲呼一声：“老天，饶恕我!”

林家餐厅里，林寒棋和母亲仍然坐在餐桌前等待着。

郭淮扬走进来，说：“看来他们都不会回来了。”

林寒棋站起来，拿起饭勺盛饭，“那我们还等什么，叫爸爸来吃饭吧。”

郭淮扬走去请岳父吃饭。

林父关上电视，走进餐厅：“怎么，不等他们回来了?”

林寒棋把饭碗递到父亲手里：“医院有急诊，我姐回不来了。嘉宁和永坤跟同学聚会，也不回来了。”

“培石呢，他今晚该不会又有什么应酬吧?”林父问。

“我打电话找遍了所有他能去的地方，哪儿也找不到他。”郭淮扬接过妻子递来的饭碗，“打他的手机也没人接。”

“我还等着姐夫把给大哥买的东西带回来，今晚好收拾箱子呢。”林寒棋埋怨说。

林母叹口气：“今天早上我还特别叮嘱他，晚上早点回家。他答应得好好的，就是说话不算数!”

林父善解人意地替大女婿说情：“这也不能全怪培石。人在商海，身不由己嘛。他管理着那样大的一个集团公司，生意做得那么红火，当然会有许多应酬。凡事总得以工作为重吧。”

“就算有应酬也该推辞一下。”林寒棋不满地说，“明知道你们明天就要出国了，今晚也不回来吃顿团圆饭。”

“少陪我们吃顿饭也没什么要紧，只是应该多陪陪寒彬。”林母忧心忡忡地说，“培石这一阵子不是开会出差就是交际应酬，

常常好几天不回家。我担心这样下去慢慢会造成他们夫妻间的疏远。”说着她望了丈夫一眼，“你不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寒彬的心情不好吗？”

“寒彬……心情不好？”林父微微一怔，“你别是太敏感了吧？她医院里工作忙，可能是太劳累了。”

林母苦笑摇头：“我的女儿我不了解？我已经注意好些日子了，她近来是有心事。”

“我好像也有这种感觉。”林寒棋蹙眉思忖片刻，“姐姐这些日子是有些心神不宁，她在家里的话是越来越少了。”

“哦，有这么严重？”林父正盛着一勺汤，勺子悬在半空，目光望向二女婿，“淮扬，我们走了以后，你抽空找培石谈谈，提醒他一些不必要的应酬尽可能减少或者缩短，让他有时间多陪陪寒彬，夫妻之间也还是要互相关心的嘛。”

郭淮扬点头道：“爸，您放心，我一定找他谈。”

餐桌上的空气沉闷了一阵。

“妈，你和爸这趟出国，就只管好好地玩，家里的事不用你们操心。”林寒棋不想父母带着牵挂踏上旅途，连忙转换了话题，“喏，大哥每次来信都介绍美国的风情地理，那里的新天地肯定会让你们大开眼界。”她笑一笑，“大哥说那里的生活才叫生活，只要有钱什么享受都有了。”

林父把烟蒂扼熄在烟缸里，“美国再好，那是人家的，与他林寒柏有什么相干？”

“大哥能在美国站住脚，也是他捱苦奋斗的结果啊。”林寒棋望着父亲，脸上漾着轻笑。

“你大哥是清华毕业的优秀生。”林父感慨地说，“到美国这些年，换了多少工作才谋到今天这个职位？他们那些留学生，替人家做点研究发展的筹备，记记流水账，负责一项工程什么的，大概还可以混口饭吃。真正想要负责一个单位，能左右一个部门的决定，那是做梦都不要想的。”他顿一下，“寒柏也是小五十的

人了，听人命令，受人指挥，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不苦闷才怪呢。要知道，那是在人家的国家里，要想独撑一面，有大作为，比登天还难。”

“爸，您这话就有失公道了，”林寒棋笑着说，“要我说，美国已经够得上宽容大度了。换了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给这么多工作机会让外国人做的。再说了，但凡出去的人也并非有那么贪心，一定要在人家国家里图什么发展，还不是为了能挣到钱，过上富足的生活。”她望着父亲，“爸，你替我拜托大哥，让他给永坤安排一所好学校。日后永坤在美国站稳了，我和淮扬也可以出去嘛。”

郭淮扬连忙附和说：“是啊是啊，我们退休之后还可以到国外定居嘛。”说着转向岳母，“爸妈这趟出去，就在大哥那里多住些日子。好不容易卸下工作重担，也该轻松地度个晚年了。”

林母心里的阴霾并没有被儿女这番话驱散，倦怠地开口道：“儿女家再好，让我住着，也都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若说是长期住，那是不可能的。人生地不熟的，说话又听不懂。”一丝笑意在嘴角牵动，“我们都这把岁数了，看看他们，了了桩心事，也就不再牵挂了。”

一顿丰盛的晚饭吃得索然无味。林寒棋不断地没话找话，两位老人的情绪始终提不起来。郭淮扬除了往嘴里填塞食物，也只有哼哈着应声的份了。

饭后，林母对林寒棋说：“你提醒一下永坤，明天得早起，今晚别闹腾得太晚了。”

林寒棋朝丈夫递个眼色：“你呼一下儿子，让他早点回家！”

密集的雨点敲击着窗玻璃，发出“叮咚叮咚”的声响，雨水像一串串珠链似地滑落下去。街车不断地飞驰而过，在玻璃上投下道道光影。

透过窗玻璃上的水渍，可以看见不少向街心横伸的霓虹灯招

牌在风雨中摇晃……街上风雨交加，康乐餐厅里却热闹非凡。

雪球灯缓缓地旋转着。前台上，一个女孩拿着麦克风唱着一支外国歌曲。她闭着眼睛，身心沉浸在感伤的歌词意境里。

女孩的歌声打动了不少人，餐厅里响起热情的掌声。

在烟雾弥漫中，坐在餐厅东侧角落里的三个大学生却仿佛置身于这热闹气氛之外。他们毫不理会周围的喧哗，兴奋地交谈着。

餐桌上摆满了各式菜肴和饮料。

罗嘉宁摸弄着酒杯，对表弟说：“我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公子哥，在国内要什么有什么，何苦要到美国去做三等公民？”

“我早就想出去念书，也想出去锻炼一下，试试自己的能力。”郭永坤笑道，“我渴望名誉，渴望挣大钱，更渴望成功。好多同学连高中没上完就走了，我还等什么？”

舒雷晃了晃酒杯，说：“永坤的想法没有错，咱们这一代人，不追求金钱和名誉又追求什么？要是我有条件，也会出去闯荡闯荡。”他叹口气，“从小，父母和老师教育我们要有远大理想，可现在谁能说得清什么是远大理想？只要有本事赚大钱，就算是有出息了。”

“所以你就报考医学院，因为当医生更能赚钱？”罗嘉宁问。

“触发我学医的动机很简单，”舒雷朝她挤挤眼，“算命先生替我算过命，说我能遇上一个红颜知己。”

罗嘉宁“噗哧”笑出声：“你真厚脸皮，当着永坤的面好意思说这种话？”

舒雷无所谓地耸耸肩，望向郭永坤：“你到美国之后打算干什么？”

“先补习英文，然后考商业学校。”郭永坤呷一口酒，“我不像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绑在学问的象牙塔里。我是下定决心要拼命赚钱，将来在商界一展宏图。”

“学成之后去做商业公司的高级职员？”罗嘉宁笑眼睨他，



“你的性格根本不适合给人打工。”

“打工是暂时的，”舒雷说，“有朝一日永坤出人头地挣了大钱，可以自己开办公司做总裁。”

“哇塞，理想远大！”罗嘉宁举起酒杯粲然一笑，“为永坤将来成为商界大亨干杯！”

“表姐说话就是讨人喜欢。”郭永坤举起酒杯与她的杯子轻碰一下，“等我在美国站稳了脚跟，欢迎你们一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会像你一样，有兴趣去替别人打短工？”罗嘉宁反诘道。

“因为人生追求的只有三种东西：名、利、爱情。”郭永坤顿一下，“我选择名利，而你选择爱情。”他瞅一眼舒雷，再望向罗嘉宁，“舒雷早晚是要出国深造的，你大概不会放掉他吧？”

罗嘉宁瞟一眼身边的舒雷，涨红了脸：“你有什么权利替我安排未来？”

“至少我是你的表弟啊。”郭永坤眨着调皮的眼睛，故意逗她说，“我当然有资格替你参谋未来的表姐夫。”他朝舒雷递个眼色。

罗嘉宁用筷子在舒雷手背上敲了一下：“好哇，你们俩合起伙来捉弄我！”

“喂喂，嘉宁！”舒雷叫道，“你是不是喝酒喝昏了头？你们姐弟斗嘴逞凶，别把我往里夹呀！”

罗嘉宁昂着头，骄矜地说：“就算我看好一个人，我也会把感情埋藏在心里，至少在大学毕业以前。”

“只有傻瓜才希望把感情纠葛带进课堂里。”舒雷毫无意味地偏偏头。

这时，郭永坤身上的手机响了。他低头看一眼，说：“我妈叫我早点回家。”

外面的大雨仍然倾泻不止。餐厅里的客人已经一桌桌离去。

“时间不早了，我看咱们也该走了。”罗嘉宁站了起来。